

葛琴
創作集

新新創作叢書
新新出版發行

新新創作叢書
新新出版社發行

葛琴創作集

目錄

客地	一
伴侶	二二
繖卷	三五
鬥士	四九
雪夜	六二
呂克甯	八二
守夜人	一一一
父子倆	一三一

客地

早晨，天還不大亮。從一座天主堂醫院的柵門裏，默默地吐出兩個模糊的人影。一個孩子和一個年老的女人，一先一後地，在那條寂寞的長街上走着。那年老的女人，穿着一條白色的圍裙，從朦朧的晨霧中間看去，就像一只肚皮上長着一片白毛的灰色狐狸。

孩子眼屎巴巴地，走得非常緩慢，老女人不時抬起她低下的頭，用一種寒蟬般的聲音在催他：

「小官人，我們走快點嘛！」

「店門還沒開哩。」

孩子望望兩廂豎起排門的店鋪，幾條打瞌睡的狗，憤憤地躺在那里的階石上，他想了想，忽然車過頭來，堵起缺門牙的嘴說：

「嘿，你騙我——吃麵，吃麵，不是做麵的人還沒有起來？」

老女人把孩子的衣包換了一個手，拉起白色的圍裙在鼻子上揩了揩，望着孩子的眼睛，

顫抖的聲音吞在喉嚨裏說：

「騙你做什麼啊，小官人！你媽媽叫送你到客棧裏去。」

「嘿，你騙人，你真會騙人呀——那麼我的媽媽呢？」

孩子小牛似的蹦起來，從缺門牙的地方，清楚地露出一排虫蛀的黑牙根，他偏着頭，烏眼落落地追到老女人面前。

「那麼我的媽媽呢？」

「你的媽媽？」

老女人很快避開孩子的眼光，她似乎不能把自己細眼睛裏的什麼東西讓孩子看見。她眯着掛在一家店鋪前的白亮燈籠，嘴唇厲害地翕動着，但顯然沒有說出什麼，好久，拉拉孩子的襯衣的翻領，旋又拍拍那小肩膀說：

「醫院裏苦死啦，玩兒也沒有的。你看，你臉上多少的蚊子疤呀！哪，睏不好，眼皮也腫啦，做娘的捨不得兒子受苦，懂得吧？要送你客棧裏去。」

「旅館裏還有無線電。」孩子的眼睛一亮，輕輕地摸摸老女人的手。

「對啦！過了前面的大橋，不就是你們以前住過的客棧了？客棧裏多寫意，要茶就茶，

要水就水——「茶房，買包花生米來剝剝！」乖乖，怕他不去嗎？」

老女人弓下身體去，用力拉着厚厚的嘴唇，好半嚮才逼出一個無聲的微笑。但臉子拉得太長了，配着擠在皺紋堆裏的兩條倒掛的眉毛，彷彿像一條老狗在哭。而這麼一來，她也似乎再想不出什麼好說的了，她想了想，又把煞尾的兩句話重複着。孩子可蠻不在乎地搖搖頭，退了下去大聲的說：

「花生有什麼好吃呢！」

他踢起街心裏的一塊西瓜皮，「塔」的落到前面店鋪的階石上，烏眼落落地望望它，一壁興奮地說：

「我前回老喊茶房叫麵，三鮮大麵。媽媽生病的時候，那個麻子茶房還駝我去看戲吶！不相信你等會問哪，他是一個大麻子，難看死啦，蜂窩窩樣的，你認不認識他呀？」

「不認識。」

「他總沒有到你們醫院裏去看過病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嘿，別騙我，你天天坐在那裏開門關門的，一個蜂窩窩的大麻子都看不清楚嗎？」

「別嚕囉，當心別人撕你的嘴！」

老女人睜着陰鬱的細眼睛，望望灰濛濛的街上的天。

「嘿，你撕，你敢撕。」

孩子一下衝到她身邊，側着頭，拍拍自己的額巴子。老女人一把抓着他的手。

「快走，我回去還有事情哩！」

「我不聽你的話，你們醫院裏的人壞死啦！只曉得看病看病的，別人病得多難過！」

「看了就不難過啦！」

老女人的聲音像鬆了絃線似的，她隨口地，連自己也聽不清在說些什麼。低着頭，她望望孩子那圓渾渾的小腿，和一雙脫了線的小皮鞋，心格外的重了。

「嘿，你騙我，你們醫院裏沒有一個好人的！你說，我媽媽的病幾時好？你說呀，哪，你不會說了吧！」

孩子認真地望着她，聲音也有一點抖，忽然野貓似的叫起來——「你說，你說，我媽媽的病幾時好？」

對於老女人的沒有聲音，孩子似乎又感到勝利似的，驟然哼地一笑。但從那圓圓的烏眼

裏，却同時閃出一種誰也不會注意的晶晶的亮光。孩子摔開她的手，就自管自的朝前面走了。

老女人孤零零的站在街心裏，望着左近炸油條的滾鍋子，木然地吐了一口氣。但當她正纔定了要買點什麼給孩子點點飢的時候，這小傢伙可走得更遠了。他那交叉在背上的兩條綠色的褲背帶，却一搖一擺的，似乎在那裏得勁地說：「去，誰要吃你的東西啦！」但老女人還是氣急巴巴的追上了他，在一頂闊闊的大橋上，她摸摸孩子那扁扁的後腦，小聲地說：

「你餓吧？」

「不！」

孩子搖搖頭，他出神地扒着大橋 石扶欄，一片海藍的天空，無邊地展在他面前。

「啊呀，你看——好紅的太陽呀，它在洗澡哩！」

「我買兩條油條，你吃好不好？」

老女人湊到孩子的耳朵上，她今朝似乎非叫這孩子吃她一點什麼不可。孩子似乎完全沒有聽到，他忽的跳起來，指着天邊大聲叫着：

「呵，你看，你看，那些雲也紅啦。不，黃的，黃的，啊呀——紫的也出來啦，三條，

四條，都在看太陽洗澡哩！」

孩子興奮得什麼似的，張大着缺門牙的嘴，頭子伸得長長的，在那黃米色的皮膚上，一些地方清楚地劃着污垢的紋條。

「小官人，你還看見什麼吧？」

老女人張着手，像要抱他似的，陰鬱的細眼睛，也迷惘地望着遙遠的天際。

夾着露水的風，從橋下魚鱗般的水面上吹起，涼氣直透到人們的心裏。老女人托着下巴蹲下去，一個影子似的伏在孩子身邊，她默默地窺視着孩子的眼睛，她彷彿要從那裏頭，看到一些甚至是非常可怕的東西，掙扎了半天，才喃喃地吐出一個聲音：

「我的哥兒，你還看見什麼吧？」

老女人拉拉孩子的褲腳，覺得一股什麼冷氣從沉悶的胸口爬向全身。她又拉開倒掛的眉毛忍不住的說：

「哥兒，昨夜裏看見過你的媽媽嗎？」

「媽媽？」

孩子突的回過來，想了想，手指一下戳到老女人狹長的瘦臉上——

「嘿，你不是說在太平間裏開刀嗎？醜死啦，你自己倒忘記了！」

「你一點也沒有看見她？做夢也沒做到她？」

老女人的聲音低到不能聽見，她醒一把鼻涕在橋上。孩子脚一蹬——

「我不跟你說話，你們醫院裏的人壞死啦！看也不許人到太平間去看，嘿，我要把你們一個一個的殺掉——啊呀，你來看！」

孩子正要劈過手來，他一眼瞅見河裏，忽又把老女人緊緊的抓着——

「呵，就是，就是那個扯白篷的船，哪，蹺尾巴的那一個，你看呀，來了——討厭，不要把鼻涕貼在橋上呀——你看，對啦，就是這一個，我跟媽媽來的時候，就是坐它的，我跟媽媽坐在船頭上，媽媽抱着我，她不許我望河裏的水，她怕我跌下去。真快的，拍拍拍，拍拍拍，媽媽還硬說篷不是船的翅膀，不過眼睛一閉就到啦！」

孩子聳聳肩，露着缺門牙嬉嬉地笑了。但河面上吹起的風，很快把他的笑聲帶走了。在那渲染着陽光的橋上，兩個寂寞的人影，拉得長長地投落在橋欄的那一面。

x

x

x

x

這天晚上，東江旅館的老板娘們在乘涼時候，才有人想起把鐵鐵這孩子送到樓上十九號

空房去睡。一個比他高不了多少的新來的小茶房，捧一盞青油燈，打開了門，便沖着裏面烘出的一股熱氣，壓尖着嗓子說：

「進去睡吧，要當心火哩！」

「我不曉得嗎！要你管？」

鐵鐵橫他一眼，踏着吱吱叫的樓板進去了。

「你一個人住過旅館嗎？」

赤膊小茶房猴在他面前，小聲地說。他彷彿捉到一個好玩的奇怪東西，戳戳鐵鐵的背，頸頸子一縮，朝他做了一個難看鬼臉。

「你管我？替我弄點茶來吃？」

鐵鐵真像做客人，規規矩矩的坐在牀沿上。

「茶？這裏客人不作興吃茶的！」

「嘿，你騙我——」

他瞅着小茶房光頭上的癩疤疤，只差沒吐他唾沫，蠻兇地說：

「你這小鬼壞死啦，告訴你老板娘去！」

小茶房嘴裏「各」一響，搖搖他挺起的胸脯說：

「老板娘是你的媽媽嗎？你是老板娘的野貓頭兒子嗎？她希罕你的破皮鞋？」

一隻泥巴巴的赤脚，在鐵鐵脫線的皮鞋上踢踢，一下又搖搖他胸脯上的兩排扛起的肋

骨說：

「告訴你吧，老板娘娘在乘風涼，吃西瓜，隔壁鄰舍講故事。他講一個沒娘的小娃娃，流落在半路上，來不得來，去不得去，上不得上嘛，下又不得下——好像一個湯圓子，哪，二個湯圓子，噫，在這個裏頭哪！」

小茶房一手戳在自己的喉嚨上，喀喀地笑起來。

「哪，一個滾湯的湯圓子——噫，在這個裏頭哪！」

他抽起手來，又在鐵鐵的喉嚨上重重一戳。

「嘿，你小鬼！」鐵鐵像一個幾乎要迸破的大皮球，抓着小茶房的手，通的蹦到樓板上。

「呀，好大的氣呀，人家跟你玩兒哩！」

「你？」

「對啦，人家看你多可憐，跟你玩兒玩兒哩——噹噹！」

「給我滾！」

鐵鐵脹得臉都紅了，野貓一樣的叫起來：

「打死你，告訴你老板娘去！」

「呀，那我怕死啦！」

赤膊的一骨碌逃到門外，半嚮不出聲，忽又敲敲板壁，用剛才開門時候的那種尖嗓子

說：

「不告訴你的媽媽，告訴你媽我就怕！」

鐵鐵趕上去，望着黑洞洞的門外，楞了楞，抓住自己的短褲說：

「我媽媽以前也在這裏住的，你不曉得嗎？」

「我曉得啊。我隨便什麼都曉得，你才不曉得哩——我的小娃娃哪！」

「好漢不要逃！」隨着一陣通通的樓梯聲，鐵鐵自言自語的回過頭來。桌子上孤零零的放一盞燈，好像要跌倒似的，給兩張破竹椅扶着，靠在開着窗的土牆上。土牆剝落癩皮狗似的，在一些似乎還有點白的地方，早給人歪歪倒倒的寫了許多黑字在上頭，他不曉得那些人爲什麼高興到壁上去寫字。他記得從前在杭州住過的旅館，牆多白，蒼蠅也不敢息上去，而

且也沒有這麼討厭的小茶房。窗開得多大喇，一走到窗口嘛，不，睏在牀上也望得見西湖的，小划了一個來，一個去，忙死啦，上湖心亭吃冰汽水哩，絲——湖心亭的冰汽水叫得多響，比別人家的響得多，絲——嘿！

鐵鐵眼睛一亮，一隻小耗子正爬在桌子當中，彷彿在笑他似的，捧起前脚在尖尖的鼠嘴上抓着，好像說：「這地方可屁也沒有給你吃！」

「咄，我打死你！」

他蹬蹬脚，兇兇地撲過去。

「喂，樓上鄰點，什麼人這樣不識相呀？」

樓下一個大人的粗聲在喊，小耗子爬在土窗上，得意地望着鐵鐵的大眼睛。

「我！」鐵鐵的缺門牙在作怪，喊不響。他連忙咬着大姆指，好像挨了別人的打。他想應該再跳兩下，可不行，腿膀上癢死啦，他鼓起腮巴子，聽聽樓下沒有聲音了，才弓下去，抓着發癢的地方。

房裏的蚊子特別多，像隔山的鑼聲似的在四方八面的叫起來。鐵鐵弓在那裏，聞到身上一陣陣的汗酸臭。新出來的汗，還在綠着，他貼在前額上的幾注短髮往下爬，揩乾了，又爬了

，他這裏那裏的抓著，小指甲一下厚起來，厚到碰不着皮膚了，心裏可還像有一千一萬的癢蟲在爬出來，有的儘往腳底心裏鑽，他用力擰著自己的腿，蹬蹬腳——「媽！」心裏大聲的喊著他的媽。

醫院裏伴著媽媽住了半個月，頭幾天媽媽躺在牀上還替他揩揩背，後來媽連身也不翻了，媽說肚子的瘤越長越大啦，這鬼瘤會送她的命！呸！瘤是個什麼東西，媽這麼大的人還兇不過一個瘤？幾時剝出來剝碎它！鐵鐵楞著桌上的青油燈，背後板壁上的那個大黑影，隨著忽忽動的燈火，模糊地像一個魔鬼似的在要向他撲上來。

他站在這空落落的房裏，不知道應該做些什麼。屋子低到似乎仰不起頭，其實他並不想朝上面看，他怕看見一個什麼七孔流血的吊死鬼。不過爸說鬼是迷信的，他從前沒有去重慶的時候，頂不許媽媽講鬼故事，他說別信媽媽的女人話，女人頂會迷信的。

鐵鐵伏在桌上，用手指在濛著灰塵的桌面上慢慢地寫了一個爸爸的爸字，望了望，又在旁邊打了兩個圈。爸的力氣真大，人又高，他老把自己抱到手裏，像皮球樣的往空裏一拋，他說：

「小傢伙，你大起來做什麼？」

「跟你一樣寫文章！」小傢伙得意地，好像還只有三歲似的，摸摸爸爸臉上的短鬍子，嬉嬉地笑了。

樓上沒有一點人聲，青油燈嘩嘩地爆着。不知什麼時候，小茶房拿着一塊西瓜走進來。他尖着嘴把它往桌上一放，便掉身就走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

「吃吧，你在這裏倒享福哩！」

鐵鐵沒睬他，他咬着一口瓜，便坐到桌上，把半個身子塞在窗外。呀，好涼的風呀！風從他吃過西瓜的缺門牙地方吹進去，涼涼地，比西瓜水還甜。

窗外，是一片憑着河岸的荒地，螢火蟲綠箭似的在那幽黯的低空裏默默地穿來穿去，像找尋什麼似的，一下單獨的一個，飛得很遠很遠，在那裏一閃，再看不見它了。

「呀，你說這個孩子嗎？」

草地上一個女人的聲音，聽來很像旅館裏的老板娘，沙啞地，夾着打蚊蟲的芭蕉扇的拍聲，不斷的說：

「不過我看孩子是沒有一點苦州的，團頭大面，你說頭髮下一點嘛，我們說後面的頭髮下一點也並不礙事呀，不過這孩子的人中短一點，不過也不算短了呀！你說嘛，總不能說他

是苦相呀！」

鐵鐵望望下面一堆模糊的人影，撲的吐了一口西瓜子下去。但似乎什麼人也沒覺得，另一個脆刮刮的女人聲音這樣說：

「嗯，你倒不要把蘿蔔根子當麩蘇，我看他上排牙齒裏，就有兩個虎牙齒，娘就給他吃了的呀！」

吃娘，什麼人吃了他的娘呀？鐵鐵不作聲，他黑眼落落地望着荆山坳上的一彎鈎鈎月。並且就心着旁邊的那塊老白雲，會不會爬過去咬它。

「不過孩子的牙齒也不作準的，人家飯牙齒都沒換齊呢，就上相了嗎？我是嚙子不怕老虎，人家幾百里路跑出來了，東不接岸，西不着邊，真是河邊上截樹，我不收他嘛，你說叫他往那裏去？再加這個年頭兒，一個炸彈落下來要死幾百人，自己也今天不知明天的呢！」

模糊的人堆裏，一個孩子在呱呱地哭，接着似乎抱孩子的女人也插嘴了。

「老板娘真積德，我不是當面吹你！其實落得量大福大，人家真會要白養嗎？再說嘛，人家還有行李在這裏，現在一尺白布要買多少錢？你想呢，福福嫂你想想吧。」

那個脆括括的女人又開口了，他的聲音多尖呀，猴在窗外的鐵鐵，可一句也聽不清楚她